

談話節目 永遠不死

台灣為什麼沒有電視冠軍？

GVO伊朗政府慶祝記者節！

啊！宅在哪裡？

環評搞戒嚴 資訊公開行不行

各位長期支持媒觀的朋友大家好！由於經費拮据，《看！媒體-媒觀報告》已不再免費贈閱。捐款五百元以上的朋友，將可以持續收到《看！媒體-媒觀報告》，一起改革媒體鬥陣走。

看！ 媒體

發行 管中祥
主編 林玉鵬
執編 鄭凱同 | 蔡蕙如
吳儒佳
美術 小怪
tintincai@gmail.com
編輯 許家雋 | 陳琬尹
唐可欽 | 曾蘭惠
陳遠宜 | 林昶宏



專題特輯

談話節目面面觀

01 我最喜愛的談話節目——閱聽人大調查
文／媒觀編輯部

03 為什麼台灣沒有電視冠軍？
文／管中祥

05 談話節目，永遠不死——專訪製作人陳銘軒
文／唐可欽、陳遠宜、曾蘭惠

07 讀書節目的經典——猛浪譚
文／媒觀編輯部

全球之聲

09 伊朗——政府慶祝記者節
原文作者／Hamid Tehrani
譯者／abstract
校對／PiperL

媒觀論壇

11 環評大會搞戒嚴，資訊公開行不行
文／許家雋

13 金曲獎是一個文化戰場——金曲獎總體檢
文／李怡慧

財團法人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
基金會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一段十號六樓之一

電話 02-2364-3062
傳真 02-2364-3032
劃撥
帳號 19419651



MEDIA WATCH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捐款一千元 可獲得媒觀電子報、媒觀報告、優質節目專刊，另可獲得右列贈品擇一。

捐款二千元 可獲得媒觀電子報、媒觀報告、優質節目專刊，另可獲得攝影集《家園重見 走過九二一》或一千元贈品四擇二。

捐款五千元 可獲得以上全部贈品。數量有限，若贈品送完畢，本會將以其他贈品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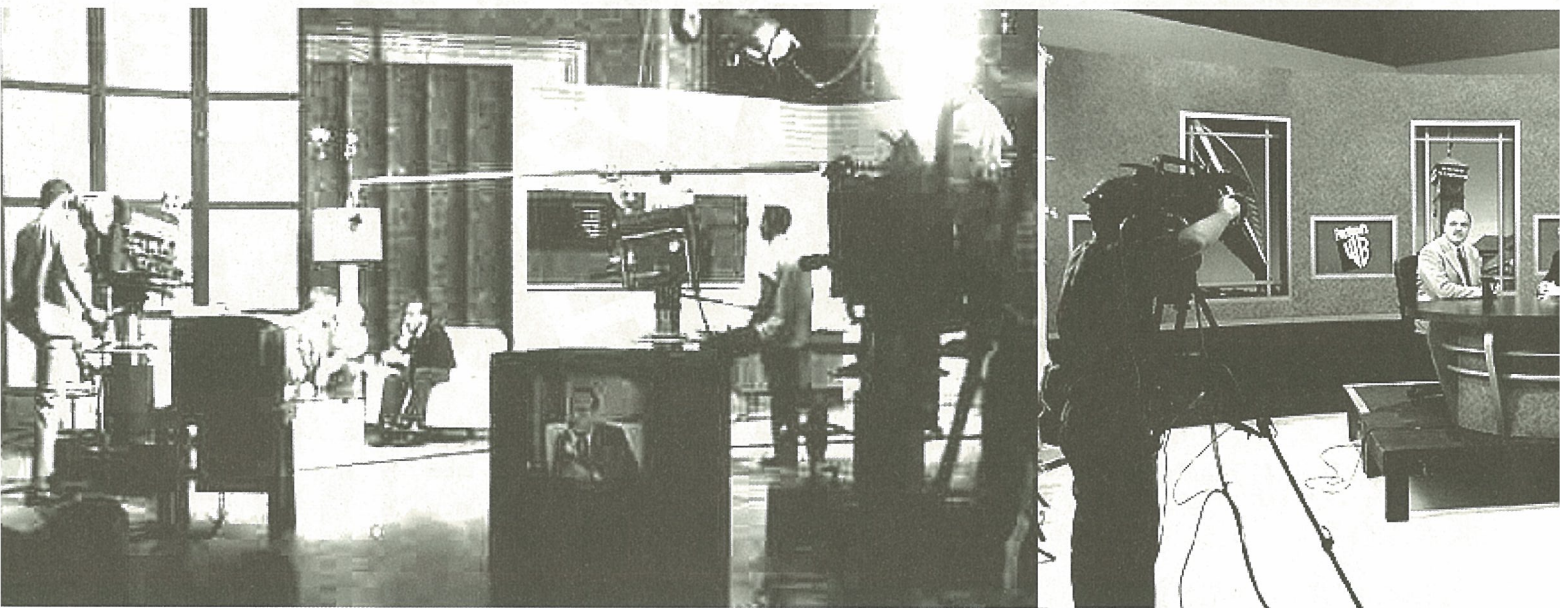
DVD 把名字找回來

DVD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

書籍 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

書籍 台灣傳播研究史

書籍 解構媒體：媒體公民交戰守則



重量評論

15「宅」，到底在哪裡？
文／劉忠博

媒體觀察站

17從「我猜」事件看污名御宅族
文／林昶宏

18另類觀點觀察黑澀會風潮
文／曾蘭惠

媒體勞工

19談新聞工作，不該真空！
勇敢面對實境的新聞工作者——陳佳誼
文／汪倩如

媒觀報告

21人口販運新聞觀察結案報告
文／管中祥

媒觀講堂

23媒觀講堂 秋季涼爽登場
文／媒觀講堂工作小組

公民發聲

24我心目中公平、正義、民主的社會
專訪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
文／蔡蕙如

媒觀讀冊

27張翠蓉的《中東現場》
文／陳婉尹、許家偉

媒觀行腳

28七月到九月的媒觀大小事
文／吳儒佳

MY SHARE 網路書籤
服務特色
超強分類彙整的網路書籤整理功能
輕鬆匯入IE我的最愛，走到哪用到哪
輕鬆網友分類整理後的精選文摘
直接儲存網頁的網路剪貼簿功能
認識有相同喜好的朋友
隱私權限可以自由限定
完全不需任何費用的終身免費制
<http://myshare.url.com.tw>

AD

令人放鬆且開懷大笑



曾姿瑜・大一新生・十八歲

姿瑜是位跳舞、打籃球甚至是學業都難不倒她的優秀學生，曾擔任學校同屆全體畢業生的致詞代表。

「小S敢講，蔡康永敢問，不管來賓是誰都覺得很有樂趣，可是同樣的來賓在其他節目卻顯得無聊、乏味！」姿瑜一語道破她喜歡的談話性節目-康熙來了。她認為現今談話性節目的內容越來越不真實，「主持人與來賓說的話與行為，好像在演戲，像按照劇本一步一步走似的。」但「康熙來了」卻常是即興演出，問的問題雖令人瞠目結舌，但非常有趣且多元，內容也與年輕人的思想和喜好相近。

對於談話性節目有任何想像，她指出現今單純的談話性節目已經很少了，多是娛樂性與偶像化，而且也多缺乏教育性，一些挖掘他人八卦或醜聞的議題相當不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不該輕易將他人的私事公諸於世，「媽媽常說要看就要看些有意義的節目。」如果焦點能放在運動員或作家等人成名的心路歷程，會比較有想看的動機。

看電視尤其是談話性節目時，「就是想讓自己笑，打發時間而已。」儘管對談話性節目有所不滿，但姿瑜目前並未有想向電視台相關單位投訴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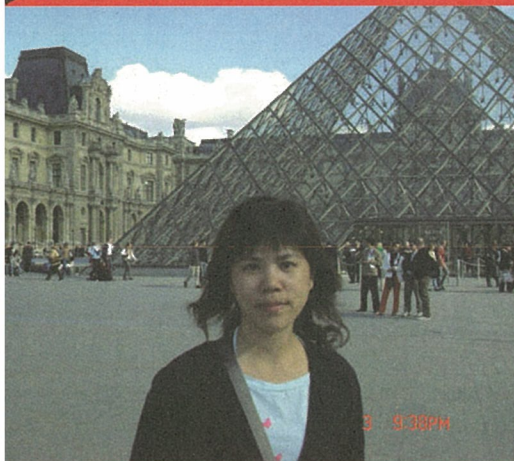
我最喜歡的 談話節目

媒觀編輯部

談話節目越來越多，也因為各種不同的主題吸引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在每天晚間的電視頻道上成為百家爭鳴的狀態，到底閱聽人怎麼看待這些談話節目呢？閱聽人心目中的談話節目又長得什麼樣子呢？

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談話節目湧入電視頻道的晚間時段。從過去僅有的政治談話節目，逐漸擴散到各式各樣的生活題材，不乏明星上節目大談外遇經歷、男女情事，也有以主題方式邀請各界「達人」上節目交換心得，或是以生活、消費等民生資訊為主，請專家到節目傳授生活小秘訣等等。而談話節目也從過去的一坐著談一變成五花八門的形式：有的用搶答懲罰的方式，有用做菜降低來賓心防說出八卦、也有節目利用課堂上課的場景、或是正反兩方互相揭露秘密的方式進行。

民生消費資訊分享



陳小姐・卅七歲・家庭主婦

陳小姐固定收看的談話性節目不少，像是《康熙來了》、《今晚誰當家》、《大學生了沒》、《今晚哪裡有問題》、《新聞挖挖哇》等等，但是否整集看完還是要取決於當天談的話題和邀請的來賓，因為她比較喜歡「有資訊性的節目」。例如有些節目會找一些店家老闆來分享創業經驗，或是如何從生意失敗到重新翻身的過程，這類節目通常可以聽到一些不為人知的甘苦談，無形中也得到了資訊。像是《新聞挖挖哇》邀請過開民宿的老闆談經營，因為陳小姐對開民宿也有一點夢想，看了之後就讓她重新思考自己是否適合經營民宿。

另一方面，陳小姐覺得看聊八卦的談話性節目『就像看雜誌一樣，不用動腦筋，拿來純消遣…跟喝白開水一樣，沒什麼味道。』像《康熙來了》曾製作一個查明星隨身包包內容的單元，她覺得就蠻無聊的，一來是她並不好奇明星的隨身包包，再來她也覺得製作單位會故意放一兩樣東西在明星的包包裡，藉此消遣明星一頓，『怎麼會那麼巧？剛好女明星的包包裡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像是情趣用品或保險套，或是爛掉的東西之類的。』陳小姐說道。而且節目之間抄襲的情況嚴重，『以《康熙來了》的卸妝單元為例，那天就發現其他節目直接拿去做成一個節目。』

『政治性談話節目我一點興趣都沒有！』陳小姐對這一點很肯定。不僅如此她也會阻止家人觀看。『很明顯的某些電視台就是偏袒某個政黨，並且會藉機修理其他政黨。我並沒有很明確的黨派立場，所以選擇不看。』

陳小姐期待未來的談話性節目能夠多聊一些教育、經濟、民生消費等等較為貼近一般民眾生活的議題，或是探討一些奇異的社會現象，遠比聊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或一些無關痛癢的名人私密話題好多了。

文／唐可敬
(媒觀專案主任)

貼近生活最重要



鄭先生・廿五歲・軟體工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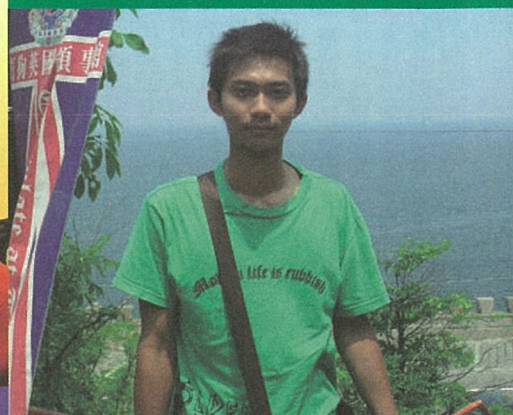
平常下班回家除了上網、看DVD之外，也會打開電視收看談話性節目，讓忙了一天的自己放鬆一下。其實沒有特別喜好哪幾個特定的節目，話題有興趣就會看，像「麻辣天后宮」、「大學生了沒」都不錯。不過還是比較偏向收看主題和生活相關的節目，喜歡看的原因是這些節目的內容都非常貼近市井小民所關心的問題，或是生活上會遇到的事。

不過如果節目藝人為求效果而刻意表現得誇張，即使話題很吸引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轉台，比如小S有些時候就太over了，實在看不下去。

另外由於自己是棒球迷，平常假日也有打球的習慣，所以非常期待能出現一個專為運動迷企劃的談話性節目，在節目中邀請球員們談些和運動相關的輕鬆話題。如果有這樣的節目就太棒了！

文／鄭凱同
(媒觀研究教育推廣部主任)

學者專家來評論



張家豪・研一新生・廿三歲

今年剛考上政大外交所的張家豪，平常的興趣是電玩跟排球，最喜歡看新聞、體育節目，有空也會看看電影台或是好笑的綜藝節目。

說到談話性節目，張家豪最喜歡看「文茜小妹大」。「文茜小妹大」應該會是一個政論性節目吧。但是在眾多政論性節目中，有的富有許多藍綠色彩，那文茜小妹大我不否認他可能有一些政黨色彩在，但起碼它對於時政的批評能夠以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呈現。」

家豪希望節目能夠多邀請一些專家學者來做建議，畢竟需要改進的地方很多，光是提出來是不夠的，還要有能提供政府改進的方案，或是一些外國的經驗。應該說要有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一起，這樣的話才能真正讓需要改進的地方給政府知道。

對於現今談話性節目的看法，張家豪表示「我覺得談話性節目就是各取所需，像有的人喜歡看一些經驗訪談的東西，例如家庭問題或是旅遊經驗，那這應該是一般最普遍的認知。但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內容的真實性。有很多人踢爆說參加座談性節目的人，可能都是有製作人先給題目，不管被邀請的來賓是否有這樣的經驗或想法，就是要來擠出東西就對。」家豪認為這樣有些來賓可能就把別人的經驗當做自己的經驗來講，或是自己編織一段故事，這樣的東西都不是真實的，也欺騙了觀眾的感情。

由家豪的訪談，可以發覺談話性節目的作假與話題侷限性，這也是座談性節目的一大問題。

文／陳遠宜
(媒觀志工、佛光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日本的電視節目雖然和台灣一樣有許多重複的老梗，不過，還是有不少內容總是讓人驚豔，特別是以觀眾為主角的內容，有時會令人讚嘆不已，「電視冠軍」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日本，台灣都相當受歡迎的「電視冠軍」，從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在東京電視台播出以來，便一直受到各界的注目，全盛時期平均收視率約百分之十五，最高曾飆到百分之二十一，即使到目前，「電視冠軍」也維持百分之七到八左右的收視，更值得注意的是，「電視冠軍」的競賽類型不斷推陳出新，不僅有拉麵、蛋糕、木工、修繕、紙雕、花藝等專業比賽，參賽者還得懂得吃、玩與享受（例如：溫泉通），有時，還得是肺活量超大的「異能者」。節目內容變化多端，趣味橫生，十五年來，也造就了三百多位「電視冠軍」。

這個節目的製作概念其實並沒有什麼太驚人的地方，「蒐奇」、「競賽」是節目吸引人的核心元素，也是許多節目必備的要素，例如在日本一樣受歡迎的「開運鑑定團」或「火焰挑戰者」，以及在台灣曾經頗受歡迎的「食字路口」都有類似的製作元素。

雖然，曾有電視台打算製作台灣版的「電視冠軍」，不過，不到一季節目就停播了。然而，即使沒有本地版的「電視冠軍」，但，我們卻有「電視笑話冠軍」。

「電視笑話冠軍」是個說笑話比賽的節目，參賽來賓除了「說」，還有許多特殊才藝的加分表演，不過，耍嘴皮子，插科打諢仍是這個節目的主要元素。「電視笑話冠軍」不僅陪伴許多人度過愉快的時光，有些目前線上的藝人，例如「巨砲」、「浩角翔起」也都出身於「電視冠軍」。

可是，台灣不只一個「電視笑話冠軍」，許許多多的談話性節目，不論是說笑話、聊八卦、諷政治的，都算是「電視笑話冠軍」家族的成員，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以耍嘴皮子吸引觀眾的目光，以即興式

文／管中祥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

電視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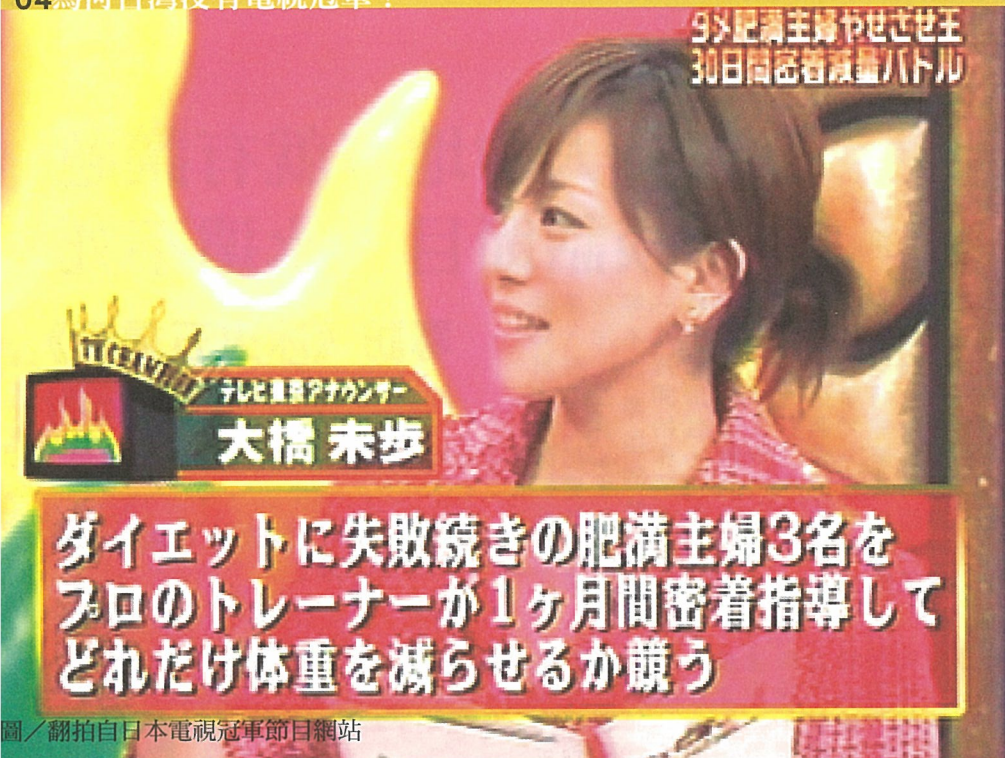


的言語，換取閱聽眾喜怒哀樂的快感。快速生產、快速消費、快速刺激、快速遺忘，恐怕是這類節目的最大特色。

只是，台灣為什麼作不出「電視冠軍」，卻有許多「電視笑話冠軍」？問題當然不是出在節目製作者的身上，因為，即使製作團隊有十八般武藝，有再多的創意，一旦受到環境的限制，再強的功力也很難施展開來。

即使「電視冠軍」沒有華麗的場景，也沒什麼知名藝人，幾乎都由素人參與的節目，光是一集節目製作費都高達台幣四百萬，這對一集綜藝節目製作費很少超過六十萬的台灣製作人來說，簡直就是天價。不僅如此，每集電視冠軍的單是企劃人員平均就有二、三十人，節目製作從提出企劃、徵集參賽者、經過各地的初賽、複賽、決賽，也得花上三個月左右的時

為何台灣沒有



圖／翻拍自日本電視冠軍節目網站



圖／翻拍日本電視冠軍節目比賽過程



間，這種節目成本實在讓人咤舌。

而台灣的「電視笑話冠軍」們雖然繁衍眾多，倒了一個，再生一個，不過，以綜藝型的談話性節目來說，製作經費很少超過二十萬，其中主持費及來賓車馬費加起來，往往就超過一半的製作費，也難怪，我們的製作人才只能在有限的工作時間與極低的製作經費條件下，快速的生產品質遠落後於日本的節目，以壓低成本的方式換取利潤，而觀眾也被限制在有限的選擇中。

台灣缺乏完整與妥善規劃的傳播政策，造成市場小、媒體多的現象，在廣告沒有成長，市場競爭激烈的條件下，媒體應有的經營規模嚴重破碎，也難怪媒體經營者，如果沒有遠見，只得出此下策。不過，問題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即使台灣節目單位的製作經費一樣也是一集四百萬，是不是就真的能作出「電視冠軍」呢？

其實是未必的，節目製作除了受限於媒體環境及製作經費外，也還涉及到許多多的文化元素。「電視冠軍」有個特點就是，看完之後，除了緊張刺激，你會對參賽者贊嘆不已，實在是太神奇了，怎麼會有人這麼對一件工作這麼專注與專業，願意投入這麼多的時間專研在一些未必會讓人賺大錢或功成名就的事業與興趣上，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讓日本有這樣的能人異士，容許他們如此「不務正業」？

的確，日本特殊的Owase文化，對具有不同專長「職人」的尊重，不僅在台灣少見，也造就了一「電視冠軍」的文化元素。也就是因為日本社會允許，甚至讚賞這些五花八門的專業者，因而使得「電視冠軍」有取之不盡的題材。相反的，如果在台灣，如果告訴人家，你的專長是吃拉麵、知道每家烘焙坊的蛋糕有什麼樣的特色與差異，或者，你是個大胃王，你的肺活量超大，恐怕旁人除了奇怪的目光，還會質疑：這能當飯吃嗎？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沒有文化，而是台灣本地特有的文化質素並沒有充分融入在各類節目中，這對電視節目，甚至文化產業來說，顯然不是件好事。所幸，這兩年還是有許多用心的媒體工作者，走遍台灣大城小巷，找尋本地質樸、多樣的文化素材，融入到節目之中，這樣的努力，也許，未來真能作出台灣獨有的一「電視冠軍」也說不定。

有人的地方就有議題
談話節目，永遠不死

專訪 《冰火五重天》 製作人陳銘軒

採訪／唐可歆、陳遠宜、曾蘭惠
攝影／陳遠宜

談話
陳銘軒在緯來已經三年多，在這之前曾參與過政治、社會、生活消費等不同類型的節目。我一剛開始作的節目比較偏新聞性，後來到緯來開始把新聞跟綜藝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陳銘軒第一個製作的節目是《不₂記者會》，這也是他第一次嘗試將綜藝和新聞的元素結合在一起。節目的主持人是擁有記者身份的阮慕驊和藝人小潘潘，目的就是希望節目同時保有記者的資訊性和藝人的綜藝性。

《冰火五重天》的誕生

由於當時陳銘軒製作的另一個節目《美人記者會》主持人于美人因計畫出國而新企主持棒，緯來便考慮重立企畫一個新的節目來接替。另一方面，緯來也與當時傳聞有意復出的白冰冰積極接觸，希望能夠她量身訂作一個新節目。

「所以我們開始針對白冰冰

的個人風格去思索新節目，但我也希望保有我自己的風格，讓節目既有綜藝性也不失資訊性。」

另一方面，製作單位也開始設定目標觀眾。《冰火五重天》最初是設定在九點半時段，這個時段的觀眾以婦女朋友居多，而同時段的節目《康熙來了》、《麻辣天后宮》的節目話題又比較偏向年輕化，於是製作單位便鎖定在三十五歲以上的觀眾群。以前媒體尚未發達的年代，觀眾獲取偶像明星動態的資訊有限，如果現在我能把當年的偶像明星找出來，是否就能夠滿足我這一個年紀以上的人的好奇心？」

《冰火五重天》是以人物專訪為主。陳銘軒解釋，因為人物專訪既可觀察社會的不同面向，也可以包裝人物或談論歷史，非常彈性。一來為了不讓內容過於單薄，來賓固定邀請兩位主角、兩位主角的朋友，外加一名主持人，總共五人。

兩位主角的搭檔、兄弟檔、姊妹檔、父女檔等為主。

兩位朋友在一旁可隨時補充相關資訊，因為朋友容易講出主角不敢講的私事，節目也比較容易出現爆點，而且朋友有彼此之間的玩笑默契，像國光幫因為談論當年學校瘋狂的回憶而爆紅就是同樣的道理。

陳銘軒自信地說，節目經過兩三集的內容修正後，收視率迅速攀升到一定的水準，節目播出二年多已超過五百集，在有線台收視率來算平均皆在零點八以上。

節目製作過程的辛酸

在節目產製過程中，製作人除了扮演主導與統籌的重要角色外，還須把節目的一原創一精神體現出來。陳銘軒認為，現下許多節目只

有軀殼沒有靈魂，當你看節目時，如沒有靈識，當你看就代表節目的一模一範，感覺已被他察覺，它就是重複的產物。但他也坦承節目策劃時最怕的就是缺乏創意，一週要錄六集，每場四位來賓，我一個話題，當然天天都講這六個話題，他更指出有節目標的，其實不能說完全沒模範人的創意，基礎是持續有積別人的歷練而來的，只是要懂得運用他的精華，不是斷創造新意轉化成自己的精華。

具體而言，在節目規劃一開始時，製作人會先在腦海中

陳銘軒是製作節目的魔術師，他說：「我會從主持人的個人風格去思索新節目，同時保有我自己的風格，讓節目既有綜藝性也不失資訊性。」



架構詳細的腳本，並擬定經費預算、人力支出與收入回饋等。其次，再呈報給長官，當公司批可後，才開始找主持人，並與其溝通節目主旨與方向。最後，會進行試錄，讓大家对節目提出意見與批評。企畫案與實際做出的節目通常有出入，但大致仍有七八成的原始精神存在。

公司可能會要求讓特定藝人上節目，但製作人有把關的責任，會優先考量收視率高的藝人，而在節目中若有提到其他藝人的不雅之事，工作人員通常不會刻意制止，現場才會採取消音或剪接的方式過濾，以符合社會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規範，也盡到保護當事人的責任。不過在商業方面，畢竟所在之處為商業電視台，如果只是單純將節目收視率做好，但缺乏廣告收入，這節目仍是無法生存。

根據經驗，當來賓知名度高，如楊麗花、陽帆夫妻，收視率往往也會跟著提高，後來轉型以話題為主，則不外乎以夫妻、感情、婆婆

媳問題等，或是原創性高的議題較受歡迎。

對談話性節目的理想

陳銘軒認為談話性節目一窩蜂現象有二個原因，快速與

錢，它是很容易就做成的一個節目。因為它製作的時間很短，製作費可以壓的很低。他希望大家多一點創意，而不是一味的抄襲或只是光談話搞笑卻沒實質意義



圖／《冰火五重天》劇照，緯來提供。

低廉。

一其實最基本的問題是製作費，因為談話性節目算是製作費較省的，不用花很多

的節目。

陳銘軒說明節目製作成本，謂分直接預算，跟間接預算，就是直接拿。所有

他認為談話性節目風潮不會結束。談話性節目從古至今都有一種論壇的方式，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就開始，這種東西不會改變的，它一直都存在。他表示，這種東西會隨著議題、人的創造力而來的。像談話的東西，這種談話性節目不會死。

從陳銘軒的訪談中，發現二創意的製作節目，如此多，即使談話性節目及創意的主題發想，眾人的不必然充斥著作，抄襲而陳銘軒認為，媒體環境而如何自我，都不該忘記一個自我，質體環。而陳銘軒認為，龍質不該忘記一個自我，境。以適應各種不同的變色



陳銘軒的經歷

地方有線電視台 攝影兼文字記者
三立新聞台 《目擊現場》

東森網路台 網路電視
東森新聞S台 新聞節目
民視 《民視監察怨》
超視 《新聞挖挖哇》
緯來 《KTV記者會》製作人
《美人記者會》製作人
《冰火五重天》製作人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一日於法國電視台播出的「猛浪譚」節目，由左至右，尼基塔史圖(索忍尼辛在巴黎的俄國籍編輯)、索忍尼辛、克勞德杜宏、伯納德畢佛。

主持過「縱橫書海」，「笑書聲」等讀書節目的作家，「大春認為，在台灣的環境下，夠撐到五年，那一個讀書節目，就是經典。這句話我認為應該能上蔡康永的讀書節目。這是一週二所提的三個讀書節目，遺憾的是上述播的如果播出超過五年的，那都不節目在台灣就算經典，那麼不捲全球，節目維持十五年不墜的法國讀書節目「猛浪譚」(Apostrophes, 1975-1990)無疑是經典中的經典。

以讀書為職業的人

即便到今日，提到讀書節目，「猛浪譚」仍然是愛書人津津樂道的傳奇，到底「猛浪譚」是什麼樣的一個節目？有何魅力？為何能從法國席捲到全球，造成一股讀書節目旋風？



文化記者Bernard Pivot當年主持猛浪譚節目時的模樣。

「猛浪譚」(Apostrophes)是法國電視台第二台(TV2)的節目，播出的時間在每週五晚上九點半，播出時間為七十五分鐘。節目開播於1975年，由文化記者伯納畢佛(Bernard Pivot)所主持。即使在人文氣息濃厚的法國，文化性節目的收視率仍遠比同時段的電影、戲劇、綜藝節目要低，但「猛浪譚」能在十五年間完全沒有更換時段，電視台本身對於推廣文化的堅持當然是重要原因，而畢佛在節目中穿針引線、處機鋒的主持功力，更讓這個節目廣受法國人喜愛。

Apostrophes一字作為名詞，是用在冠詞與名詞之間省

讀書節目的經典 Apostrophes

文／媒觀編輯部



略一個母音的符號；作為動詞用，有責備問難的意思。畢佛曾擔任費加洛日報（Le Figaro）文學版編輯達十六年，其間所累積的經驗對主持節目有相當幫助，他在訪問時所提的問題，往往單刀直入。節目中文翻譯為「猛浪譚」，便取其主持風格有如猛浪之意，畢佛曾表示一向一位作者說他的近作令人失望，無論就讀書的樂趣或禮貌而言，都無傷大雅，其直言不諱的性格非常鮮明。

具備如此俐落、自信的發展功力，來自於畢佛本身勤加閱讀的基本功，為了在節目中與來賓激盪出精彩的火花，他每天平均讀出十個小時的書，投入全部的時間與精力在閱讀。他對讀書這件事相當專注且紮實，再加上節目現場直播，讓畢佛更加小心謹慎。畢佛認為，草草翻閱一本書，手上同是做著其他事，對於作者而言是非常不禮貌的一件事，有如談話時不正門接待客人，與其交談時又心不在焉。週而復始的專注閱讀，反映在節目上，便是訪談時遊刃有餘，隨時都能找到書中重要的句子，提出與作者討論。

趣 不唱高調，推銷讀書的樂

法國人喜愛「猛浪譚」的程度，從節目播出後所造成的購書潮，便可發現，許多出版商獲知旗下的作家即將上節目接受訪問，便大肆印書，期待購書

潮讓出版社大發利市。有論者更將他神化為法國人的榮耀，地位和他相當謙虛，他對於評論家不評論家嚴格的定義，因此評論家以評論家自居，也從不寫作評論專欄。畢佛志也擔任一個稱職的記者、中介者、推銷者，透過影像中介文字，推銷讀書的樂趣。

也因為這樣的記者本位，讓「猛浪譚」更加平易近人，沒有沉悶的學院氣息。為了讓大眾一看就懂，畢佛避免過度的學術，畢佛極力避免稱職的代讀人，言談極力避免稱職的代讀人，看書前什麼都不懂，而節目中所問的問題也都盡量貼近一般人的想當難得，除了這部分的全角度閱讀與準備外，更重觀衆的角度去設想問題，避免自觀衆醉於艱深難懂的學術對話，卻將觀衆排除在外。

「猛浪譚」的成功是諸多因素密切結合的成果，畢佛對讀書的專注、法國營電視台對廣播文化的使命、製作團隊的人幕後支援、再加上民族個性。人喜歡談話、辯論的看到什麼？從「猛浪譚」我們看到什麼？或許從畢佛的待遇可以點一點，所獲得的待遇在訪問中表示他示，畢佛曾在訪問中表示，他不便透露金主在「猛浪譚」中獲得的人心酬勞，忌，優渥程度可見太多。

你們老闆認為不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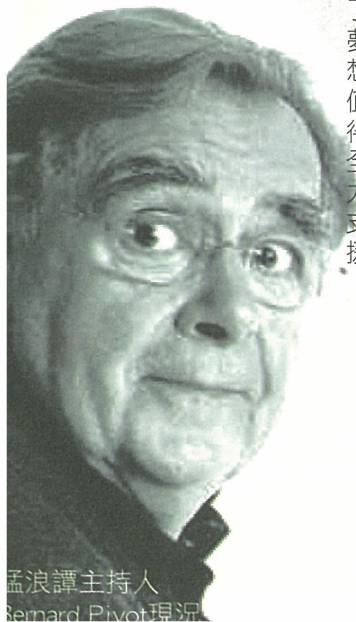
為了一個介紹書籍的電視節目，投入大筆的金錢與人力進行前置作業，這種情況是在台灣觀眾無法想像的事，就好像軍的食材預算是沒有上限的。什麼？我們國內沒有類似的節目？「你們不要想罷了，你們的老闆認為不值得為讀書，你們和我，只要有心想找到人做節目，我的節目相似又不同，應以貴國的電視、出版傳統和國情為基準。」

畢佛的這一番話發人深省，「你們的老闆認為不值得為讀書做節目」，這句話放到台灣讀的脈絡來看，正好切中當前將多一逐利的廣電結構。台灣有卻往往沒有學習到成功者為了追求品質全力付出的決心。那種決心，除了工作的人員的大量付出外，更為了夢想值得全力支援的傻勁。

一般。正因酬勞優渥，畢佛得以心無旁騖地全心投入閱讀，為出版社的利誘和人情壓力所苦。

參考資料

《讀書，這一行》。月旦出版社，1993。
「週二不讀書」第五十集。http://www.pts.org.tw/~web01/tuesday/p_050.htm。



猛浪譚主持人
Bernard Pivot 現況



全球聲

原文作者／Hamid Tehrani
譯者／abstract
校對／PipperL

Iran: Government celebrates Journalist Day

盡管有許多記
者遭到拘捕以
及報刊被查
禁，在伊朗政
府在八月八

日這天慶祝記者節。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說道：「記者的工作和先知（prophets）的本質是相同的：告知」。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指出，在這些「先知」當中，至少有8位目前身陷囹圄。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健康狀況不佳，也無法和律師接觸。

許多部落客和記者分享他們對記者節的看法，以及記者所面臨的工作。

上的困境。



圖／「伊朗焦點新聞網」<http://www.iranfocus.com/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901> 此一政治漫畫，旨在嘲諷伊朗總統Mahmoud Ahmadinejad的行徑如同納粹一樣獨裁。

張幾乎沒有聽眾的禮堂
照原時為記者發表演
賈德本要落客說
總說出來取消這空盪
總統後取部為空盪
說的禮堂；他因為指出
盪的禮堂；他因為指出
說的禮堂；他因為指出
中。為許多記者還在工

遮掩脖子和腿

Khābarnagar No (波斯語，「新進記者」之意) 描述了記者在伊朗的工作情況，以及他們多麼地草木皆兵。這位部落客說道：

我想寫，但我擔心我所寫的會被當局視為有冒犯之意。我說了我不是寫關於政治、Orange或是絲絨革

命 (velvet revolutions) , 我只是寫關於科技和科學而已。他們(指當局)說要小心, 不要批評伊朗電信的私有化、行動電話的過濾或是科學教育, 除此之外寫什麼都可以。當我的文章選擇了一個標題, 我得更注意這個標題是否會激怒當局。如果我想發表一張照片, 我應該要遮掩照片中外國女性的脖子, 為照片加上裙子或褲子以遮蓋她的腿; 當我訪問某個人, 我應該問受訪者的個人生活以確認他/她不去夜店不喝香檳; 為了這些原因, 記者在伊朗的生活十分不易。你不能對你的生活有所計劃, 而且, 當你的報刊遭查禁而被迫關閉, 你無法支付生活之所需。你應該要小心不要出國參加研討會/記者會, 因為會被控間諜罪。

圖／伊朗HamMihan報：<http://www.ham-mihan.org/Released/86-04-12/default.htm> 日前被查禁



圖／伊朗Jame Jam日報<http://prlupin.salijazayeri.com/archives/2006/04/11/>



雙重標準
Akbar Montakhabbi 為最近被查禁的 Ham Mihan 報工作，他對記者節感到心煩，他說：為什麼你傳簡訊向我們祝賀記者節？也許因為這個國家大部份的獨立記者處於失業的狀態？為什麼現在獨立報刊只以嚴重的一小點錯，就將我犯的小點錯，以指控？我想我們應該把記者節從我們的議題中省略，因為記者一點也不受到尊重。
這位部落客過去為廿五家報刊工作，他說在伊朗的司法部門有著雙重標準，因為在官方報刊被視為一小錯誤的意圖，在改革報刊則被指為意圖顛覆政府。

革命衛隊、恐怖主義和中情局 (CIA)
許多伊朗部落客談論著，最近美國軍隊將伊朗革命衛隊 (Revolutionary Guards) 列為「國外恐怖份子實體」(foreign terrorist unit)。一些部落客指出在國際關係中也存在著雙重標準。Cyrus Online 報導伊朗革命衛隊官員向 Jame Jam 日報指出，美國曾試圖以多項計畫打擊伊斯蘭體制，但伊斯蘭教改革

的建國者與烈士何梅尼 (Khomeini) 的價值觀，他也批評最近的總統大選。這位部落客說，與馬的記者只是總統的補充，沒有參加這次會面，沒有半個是在媒體上批評內賈德的人。
伊朗真實 (Iranian Truth) 寫道：對於把伊朗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我沒有什麼好抱怨。我所要抱怨的是我們外交政策背後的虛偽。如果我們因軍事機構支持恐怖主義而將之視為恐怖組織，以可信度來說，放眼整個中東，這的確是標準。如果以經濟支援及協助世界上的恐怖主義足以被分類為恐怖份子組織，儘管這個組織是一個主權實體的代理，看來摩薩德 (Mossad)，以色列情報機構，以及美國中情局 (CIA) 也適用於分類為恐怖份子組織。

只是甜言蜜語
Mojaddeh 說，他的部屬格首要向人告部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嚴戒搞 大評會 資訊公開 不行

文／許家雋(媒觀志工、元智資傳系學生) 從環保署環評大會驅散媒體
攝影／吳儒佳、小怪 清場談起

媒體論壇
嚴戒搞
大評會
資訊公開
不行

主辦單位：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林培杰

潘翰聲

薛荷玉

陳曉宜

管中祥

／由左至右分別為林培杰、潘翰聲、薛荷玉、陳曉宜、管中祥

以往總是開放媒體記者列席旁聽的環評大會，從第七屆環評委員第一次會議開始，環保署卻以「討論內規」為由，拒絕媒體列席旁聽，甚至出現環保署政風室人員以暴力方式驅趕媒體清場的憾事，原本總是「資訊公開」的環評大會，卻演變成環保團體批評環保署搞戒嚴的局面。媒觀在八月十五日舉辦媒觀論壇，邀請資深環保記者、媒體組織、環保團體，從新聞自由、資訊公開及法規等各面向進行探討。



然而，林培杰指出，環保署拿出行政程序法和政府資訊法，林培杰指出，環保署

潘翰聲指出，原本已遭全面廢除、戒嚴時代負責調查公務員忠誠與思想問題的「二人室」，現在卻以「政風室」之名借屍還魂；此外，社運團體受到警治單位的時時監控，舉凡準備發動抗爭之際，便會接到管區警察打來的一關愛電話，這類戒嚴時代留下的遺毒，令社運團體不堪其擾。

步上戒嚴回頭路
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回顧台灣一九八〇年代時，社會運動聲聲喧嘩，其中環保運動更是風起雲湧，民進黨也高舉社運大旗，以政治力量輔助社會議題；然而，事過境遷，現在環保政策成為政客弄權的籌碼，政府與財團光明正大互相勾結，環評會成了附和財團的橡皮圖章，令環保團體不禁大嘆：「環評已死！」

薛荷玉指出，在過去，記者和環保團體常是站在同一邊的，可以出席環評會的時候，案子快被強行通過的時候，還會打電話叫環保團體趕快過來。薛荷玉說，以前的環評是共識決，環評委員個人堅持的反對意見有時會被抹滅，如果沒有記者在裡面，這一切都不會聽到。

林培杰並批評，今天環評會的作法，就如同一九二〇年代的租界，不需要法規，「這是我的場子，我說了算！」能入場的還有分等級，媒體能拍十分鐘，而環保團體就是不能進來，「因為你是華人與狗，」林培杰說。

訊公開法，指控記者妨礙公務、禁止記者到場旁聽的這種行為，環保署若不馬涼，政府機關的確有權不公開資訊，但這跟採訪根本無關！而要規範人民是否有權旁聽的法規，應是環評會組織規程，但其中並沒有限制人民旁聽之權利，或賦予主席有權驅趕在場民眾，記者是否妨礙公務應由司法偵查，而非環保署說了算！

記者的專業與份際

薛荷玉是一位資深環保記者，她從七十九年開始跑環保議題，直至去年十二月民生報關門為止，亦曾任環境記者聯誼會會長。



媒觀論壇：環評大會搞戒嚴 資訊公開行不行

主持人/管中祥

前民生報資深環保記者、前中華民國環保記者聯誼會長/薛荷玉

綠黨秘書長、環評監督行動聯盟發言人/潘翰聲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專員/林培杰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陳曉宜

薛荷玉提出自己的經驗，指出去年環評會審查北宜高案之時，環評委員也曾請記者離開會場，但她跟主席據理力爭，表示無論大大小小的案子，記者從來都在裡面，沒有理由退離，後來便說服了主席，讓記者繼續旁聽。薛荷玉將心比心地說，有時委員們要求記者離席，只是為了討論方便，沒有想太多。薛荷玉表示，記者和環評委員都是一批換一批，但過去運作的方式要讓新人知道，應建立一套可以流傳的採訪公約與制度。

對於記者與環評會的衝突，記協會長陳曉宜指出，記協嚴正反對政府單位動用警察權和政風人員來對付記者，記者不是罪犯，也別妄想記者會因此退縮。但另一方面，也該自省記者的角色與分際。陳曉宜表示，記者對採訪對象要有熱情沒錯，但這熱情應該用在筆和鏡頭上，不應自己參與社會運動或衝撞公部門；若報紙登了半版、新聞播了二十四小時，比記者的一人之力大得多了。

陳曉宜認為，今天雖是環保署動用不當權力，但身為記者，面對各種不同情境時，目的都只有一個：把事情傳達出去。薛荷玉

表示，她採訪環保新聞已有非常深的資歷，環保署上上下下都認識她，利用人際關係或旁敲側擊，幾乎沒有她要不到的資訊。

陳曉宜表示，薛荷玉之前能夠說服環保署讓記者旁聽環評會，有很重要因素是她的資深，講話夠大聲。陳曉宜接著解釋，記者必須具備路線專業，以及與消息來源互動採訪專業，累積人脈、磨練處事態度；也必須能夠對抗自己的媒體，說服上級把報導登出來；更重要的是，記者人身安全非常重要，在安全的前提下達到目的，也是一種專業。

人民有知的權利

談到政府資訊公開法，林培杰表示，法規的內容已十分完善，問題是公務員的心態跟不上法規；以此次環評大會來說，這是一種父權式的家長姿態，幫媒體和民眾篩選可得的資訊，不讓媒體得到未經篩選的資訊，所以今天只讓記者拍十分鐘，其餘皆不得旁聽，和理想中資訊全面公開有非常大的落差。在場的苦勞網記者卞中佩發言表示，他採訪勞委會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勞委會開放給記者的採訪權限越來越緊縮，但他因為能夠透過其他管道取得資訊，所以不是很在意。而卞中佩也反思道，專業會

讓人變得阿Q，取得資訊是每個人的權利，不應讓權利變成特權，只有專業者才能得到；記者應向公部門要求齊頭式平等，否則將被軟土深掘。潘翰聲回應指出，媒體該做的，不只是在各情境中設法拿到資訊，而是在已經資訊公開的情況下，去挖掘更深的問題；個人如何與公部門鬥法，其實不是重點。

薛荷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採訪環評會之事。她指出，若環評委員的身份被公佈，當其發表反對意見，有可能會遭到財團或黑道的威脅，身家安全受到很大壓力；潘翰聲則認為，一個開發案關係到兩三兆的金額，誰贊成、誰反對，甚至到場簽到領了錢就走，這些都應該全面性的公開，讓環評委員受到公眾監督。

林培杰以環境資訊與金融資訊為例，討論為何金融資訊這麼公開、環境資訊卻相反。林培杰表示，因為民眾認為金融資訊關係到他們的口袋，所以會要求公部門全面公開，但環境的價值有時不能用新台幣換算，於是民眾便不主動關心；少了強力監督，便產生了黑箱作業。



前《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



文／李怡慧
(AMG另類媒體發電機成員)

金曲獎是一個文化戰場

金曲獎總體檢座談會紀實

座談一開始各位與談人都著重於獎項分類的討論。大大樹音樂圖像製作人鍾適芳表示，鄭進一頒獎典禮當天說「金曲獎在表演中沒有『台語歌』的表演」，他（鄭進一）所指的台語歌曲並非伍佰那種，而是具有某些演唱基礎的樂手所唱。其實是以音樂類型來思考，「何為台語歌」。翁嘉銘則指出，「即便有『原住民族群』，就是這麼多種不同的『台語』，對於彼此的了解，音樂語言分得完全就是荒謬的事情。」

除此之外，座談會中有許多精彩的討論，包括許多審的問題（此問題也與獎項分類息息相關）、媒體的問題，或者是更根本在經濟上的弱勢，導致許多原住民樂手無法發聲的問題。

在評審方面，與談人馬世芳認為，「藝術創作是有著難以比較的本質，所以要求所謂公正客觀，本身就是難事。」金曲獎制度



在場與談人也表示，反對以語言作為分類，非迴避族群問題，只是金曲獎無須負擔。鍾鼓適有芳語創作，責任。護政策有基礎的，但是那是更基本的音樂生產的培育(如生產

除此之外的評審彼此間也會出現無法對話的情況，例如翁嘉銘表示曾經在評審過程中遇到其他評審不了解什麼是「*808*」、「*Hard Rock*」或是「*電子音樂*」，或是遇到在音路上，或是聲樂家。在音樂上，根本沒有可以相互討論的基礎。而以音樂類型分類，由不同專長的評審來評不同類型的音樂，恰好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樂。不原分的
了住類設
解民，計
原語則，
住的會特
民族評形
族審成是
群的，使
的或得語
音許非言

台灣音樂展演協會（ASSOCIATION FOR LIVE MUSIC, TAIWAN，簡稱ALT）」，於去年四月成立協會，期盼能更長期持續地推動健全的音樂展演環境。



除此之外，大家也談到了媒體的表現。馬世芳舉例，生祥歷年已經入圍十八項，每年媒體還是會以「爆冷門」；鍾適芳認為從入圍名單出來之後，幾乎沒有看到媒體針對入圍者的音樂有任何深入討論；翁嘉銘則指出，其實媒體也沒有給予母語原創音樂太多關注。

然而創作比賽也有其問題，例如鍾適芳提到，在母語原創音樂大獎中，報名數最少的是原住民族。當她問檳榔兄弟要不要錄音參加比賽的時候，檳榔兄弟卻表示他們為了生活每日都很忙碌，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創作音樂。生貓說要參加比賽，要錄三首歌，可是他們只錄一首歌就沒錢了，怎麼可能錄三首歌。這些經濟條件的限制，反而才是限制他們以母語創作的阻礙，也是原民會真正應該著力的地方。

工具的獲得)。翁嘉銘表示，新聞局有舉辦台灣母語原創音樂大賽，並且客委會或者原民會，也都有舉辦母語音樂創作比賽，實在不必再疊床架屋。

馬世芳也提到金曲獎典禮本身的問題，例如金曲獎的綜藝化，承辦的費公司從新聞局得到的資助商；鍾適芳也說，她除了今年之外，每次都會場一次，過往每次都送樂手到門口，祝福他們之後，然後再等他們出來。因為她認為金曲獎是一個與音樂本質完全無關的活動。

各位與談人也提到對於日後獎項的規劃與想像。例如對於樂風分類，許多人質疑台灣市場太小，怕屆時設了獎項卻沒有人來報名。關於這點，主持人何東洪表示，音樂類型的多樣性，和市場大小其實是兩回事。翁嘉銘認為，其實台灣的音樂類型非常多樣，只是新聞局的官員都看不到。葉雲平的看法是，會出現這樣的質疑，其實是因為長期以來，都在以專輯來想像獎項，而非以單曲。例如周杰倫，一張專輯可能有很多風格，就可以以不同風格的單曲報名不同的獎項。而曲報認為我們不應該抄襲葛來美，也可以討論出屬於台灣的音樂風格類型，說不定一台式搖滾——也可以成為一類。

雖然在場有許多精彩的
討論，但現有制度的窠
臼也非一時可以解決，
但正如主持人何東洪說
的：「這畢竟是個戰
場，對主流戰場的戰
鬥，縱使傷痕累累，也
在所不惜。」

對於母語創作而言，資源的問題（無論是具體或是抽象的）或許才是真正讓有才華的創作空礙難行的因素，而這些根本的問題也並非仰賴金曲獎多設語言類獎項保護就可以解決。



「金曲獎總體檢」座談會紀實

時間：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五)晚間七點至九點
地點：《光點台北》電影主題館/台北之家(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十八號，捷運中山站旁)。
主辦單位：台灣音樂展演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協辦單位：AMG另類媒體發電機

京清水燒
朝日堂

宅，到底在哪裡！？

自九月一日中視「我猜」節目播出以來，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媒體觀察基金會已經接獲近兩百封對該節目的申訴，到底是什麼問題惹來眾怒？姑且讓我們先還原現場。播出當天，「我猜」找了五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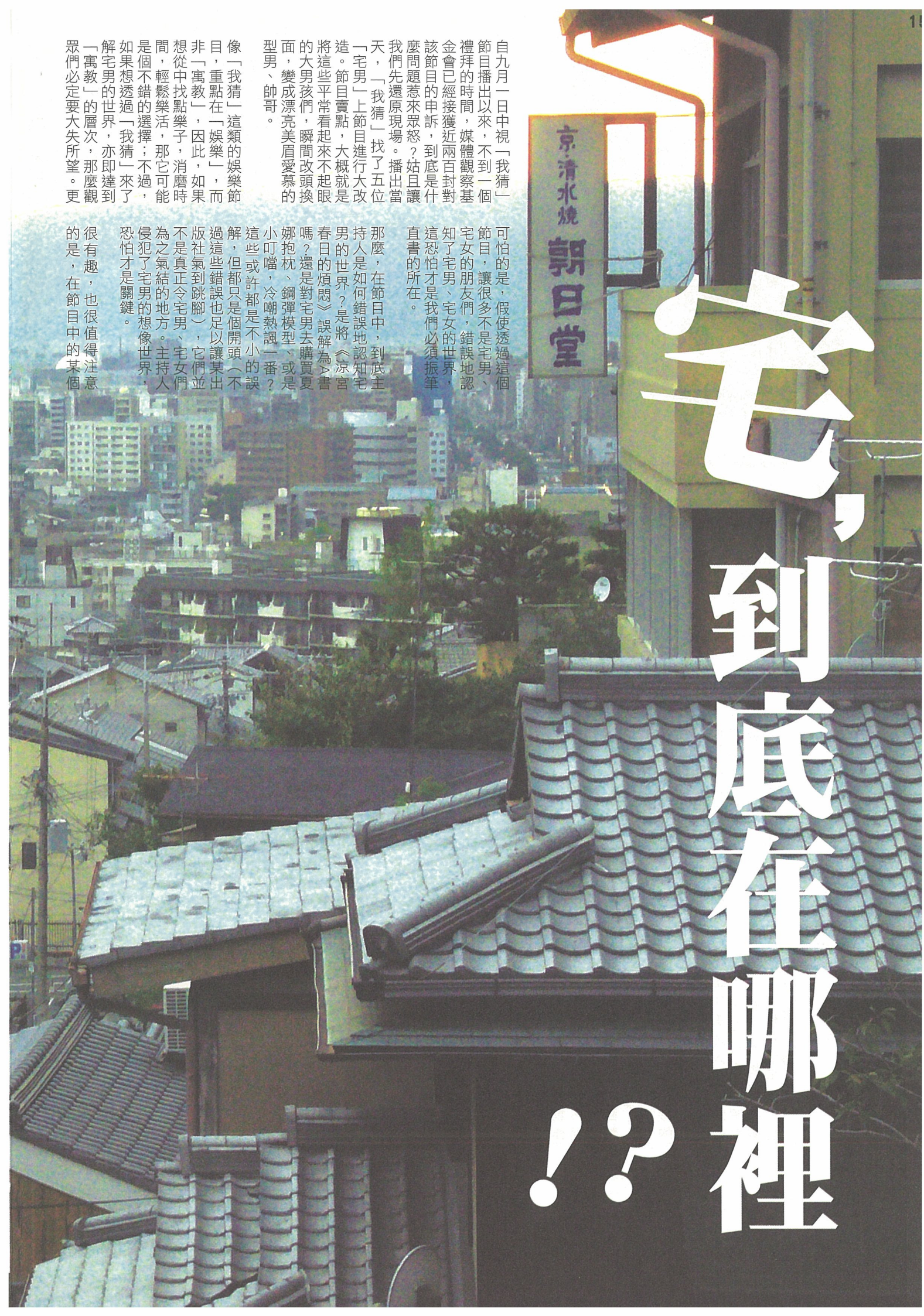
「宅男」上節目進行大改造。節目賣點，大概就是將這些平常看起來不起眼的大男孩們，瞬間改頭換面，變成漂亮美眉愛慕的型男、帥哥。

像「我猜」這類的娛樂節目，重點在「娛樂」，而非「寓教」，因此，如果想從中找點樂子，消磨時間，輕鬆樂活，那它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如果想透過「我猜」來了解宅男的世界，亦即達到「寓教」的層次，那麼觀眾們必定要大失所望。更

可怕的是，假使透過這個節目，讓很多不是宅男、宅女的朋友們，錯誤地認爲宅男、宅女的世界，這恐怕才是我們必須振筆直書的所在。

那麼，在節目中，到底主持人是如何錯誤地認知宅男的世界？是將《涼宮春日的煩悶》誤解為《書嗎？還是對宅男去購買夏娜抱枕、鋼彈模型、或是小叮噠，冷嘲熱諷一番？這些或許都是不小的誤解，但都只是個開頭（不過這些錯誤也足以讓某出版社氣到跳腳），它們並不是真正令宅男、宅女們為之氣結的地方。主持人侵犯了宅男的想像世界，恐怕才是關鍵。

很有趣，也很值得注意的是，在節目中的某個



橋段，主持人見某名宅男花了數千元購買夏娜抱枕，隨即脫口說出，「這個（抱枕）淹大水飄在路上，我也不會去撿」。這句話的背後，隱含著工具性的觀點在看待這個抱枕，也就是說，「這個抱枕對我沒有用？」、或者，「我到底可以拿這個抱枕來做什麼？」，這些才是主持人判斷這個抱枕的標準。

然而，在宅男們看來，標準才不是如此。不管是夏娜抱枕、鋼彈模型、還是小叮噠，這些東西對於宅男而言，它們絕對不是在工具性的使用層次；相反的，這些物品對於宅男來說，已經進入一種想像的關係，亦即，鋼彈模型可能是宅男每天說話的朋友，而夏娜抱枕可能是卡通的置換替代物，見到抱枕就如同見到卡通，藉此便能進入卡通的情結。換句話說，在宅男眼中，這些物品早就有了屬於它們自身的意義。

因此，宅男與他們所喜歡的物品之間，就是靠著這種想像的關係在運作，而最著名的例子，也許首推日劇《電車男》。在該劇中，男主角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宅男，他的房間裡充斥著各種蒐集而來的人物模型；然而，他為了追求女主角，除了不停地徵詢網友的意見之外，他也會詢問房間裡的模型，於是，那些模型就好像是他最忠實的朋友一樣，守護著他，伴他度過一切。故而，不知道這層關係的人，很容易就會誤解

了宅男，認為他們都是有問題的（比方說，在節目裡頭的漂亮美眉，有人甚至還認為宅男不該存活於世）。

回頭反思「我猜」，我們不難發現，主持人不但沒有試著進入宅男的想像世界，反而曲解了宅男與他們物品之間的想像關係。最明顯的，也許就是《涼宮春日的煩悶》這部小說吧。把它曲解成「書不打緊，最嚴重的是，在曲解的過程中，也摧毀了許久以來宅男們對於這部小說所建構的想像，彷彿木馬屠城，一夕之間，灰飛煙滅。

話說回來，商業節目的特性，就是將各種異質的東西，整齊劃一，而複雜的東西，也盡量使其簡單易懂，如此一來，觀眾便能很快理解，很快進入狀況。但是，每個宅男都有他自己與物品的想像關係，如果要讓觀眾都能理解這些上節目的宅男是如何進行想像的，那麼對商業節目來說，簡直天方夜譚，至少就節目有限的時間裡，是不太可能允許的。因此，主持人之所以侵犯宅男的想像世界，說穿了，也就是想將這層複雜的想像關係，給徹底簡化，繼而讓觀眾捧腹大笑，達到娛樂效果足以。不過，在簡化的同時，除了扭曲了宅男的想像世界之外，我們或許還可以看到清楚商業節目的本質，進而思考另外一些同樣性質的節目，是否也簡化、扭曲了其他社群的世界。

從綜藝節目《我猜》 污名化御宅族事件 談起

文／劉忠博（媒觀駐站作家、政大新聞所博士生）
攝影／小怪





媒體觀察站

另類觀點觀察黑澀會風潮

文／曾蘭惠
(媒觀志工、銘傳傳播所研究生)

我愛黑澀會於二〇〇五年八月一日開始播出，收視率曾達零點九八，隔年八月收視率也持續往上飆升，達一點一三，是Channel V開播以來收視率最好的節目。

Channel V的轉型

Channel V以前跟MTV台一樣是專業的音樂頻道，當它轉型為綜合頻道時，開始轉播許多實境節目，例如超級名模生死秀，之後則轉向自製適於國內生存的實境節目（如我愛黑澀會與模範棒棒堂），結合了選秀與勇氣的元素。簡妙如老師指出：「Channel V本來是播流行音樂的下游平台，但由於唱片市場不景氣，這種生產型態就開始改變。流行音樂變成是生產明星，歌唱根本不是重要的。」也就是以流行音樂為基本型態，Channel V自己接手唱片公司生產偶像的上游工作，利用電視的力量，在節目中產出大家所熟悉的黑澀會美眉，讓她們發行唱片、主持節目、演偶像劇等，而觀眾也間接參與了她們的蛻變，如此更增加觀眾對她們的忠誠，獲得基本的收視群。

互動經濟與情感性

中正大學電傳所助理教授簡妙如認為，真人實境節目的運作策略有兩種，一種是「互動經濟」，在一開始時就把觀眾拉進生產產品的過程，觀眾從中互動參與，創造出他們想要的產品；另外

一種說法是「情感性」，在參與的過程中，觀眾更容易投注他們對產品的情感。以中國超女為例，主辦者利用互動經濟的概念讓觀眾投票參與，創造出觀眾具有直接決定權的想像，加上觀眾看到藝人的養成過程，加入所認同的人的忠誠度。

主持人管中祥表示，從經濟學的面向看來，就是一種產銷合一的過程。以往明星從生產到銷售的過程，會由唱片或經紀公司負責生產，媒體頻道則是扮演銷售的角色，而我愛黑澀會與模範棒棒堂，卻將產銷兩者運作模式合而為一，而此趨勢在台灣媒體市場也逐漸明朗。

此外，主持人蔡蕙如認為節目的表演或設計，是將她們以一種較無害、可愛且不同的於一般成人藝人的形象加以塑造，而呈現出以無厘頭或隨便亂問問題的另類型式吸引大家注目。

此外，管老師更以《童年的消失》一書為例，指出台灣目前的電視節目有出現「成人兒童化」與「兒童成人化」的趨勢。在電視節目中成年者常呈現一種幼齡化的形象，而小朋友也常在如參加歌唱比賽的場合中，模仿成人的樣貌。

製造相同品味？

蕙如針對模仿問題指出，

「在節目最初，每個美眉都有個人風格與特色，但徵選到最後，都變得差不多，好像是明星罐頭工場，都穿著短裙、變成辣妹。」在這種不太多元的明星塑造過程中，不一樣的東西就被刪除了，所謂的好，就成為他們一致化的穿著品味或喜歡的東西，讓孩童會想去買相同的物品以變成跟他們一樣，如此將有與商業主義勾結的問題。

管老師認為這可能是個體特殊性與評審—觀眾標準兩種力量的拉扯，如超級星期天常說「這樣的唱法很好，但並不符合市場取向。」如此是否也導致我愛黑澀會與模範棒棒堂的成員有越來越類似的問題？

簡老師則認為，流行文化的生產機制，會有將他們包裝的固定方式，但是做為真人實境節目，在產製的過程中，是會慢慢累積觀眾對他個別差異的認知。

簡老師最終結語道，真人實境節目讓觀眾投射出一種可以成為明星的自戀想像，這並不是認同過去成為明星的那些人，而是自戀的認為「也許下一個可能就是妳」。然而，這個「你」是成為明星沒錯，但這明星是不斷的剝削自我，攤在鏡頭前讓大眾看，成為節目的賣點。

新聞 不該

工作 真空

勇敢面對實境的新聞工作者

文／汪倩如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我們不是在真空的狀態下作新聞」陳佳誼從事媒體工作近七年，看過很多懷有理想的媒體工作者，因對媒體環境失望而離去。似乎所謂的「理想」就只存在於學界或公廣集團。陳佳誼認為，認清、並承認環境的限制，在現實中與此力量周旋，專業和理想才有實踐的可能。

新聞節目保有實踐理想的空間

清大社會所畢業後，陳佳誼投入媒體人行列，曾到公視新聞台客家新聞雜誌服務，目前在民視新聞節目《異言堂》擔任文字記者。

「剛進去真是每天一小哭，三天一大哭」從公共電視到商業電視台，陳佳誼面臨調適的問題。突增的壓力常使她腦袋一片空白，甚至連最基本的思考都打結，天天高喊「我要離職」。曾待過商業台的同事告訴她：「只要撐得過半年，就能撐一年，能撐過一年就能撐三年。」半年後適應不良的狀態獲得紓解。目前陳佳誼在民視的工作已經邁入第四年。

雖然一開始還是有適應上的困難，但在工作的執行上，陳佳誼並不會感受到太大的落差。她認為在高度競爭的商業新聞環境中，收視率壓力相對小、新聞專題性質的《異言堂》反而能提供發揮空間，像是「商業電台中的公視」。

比起商業台中的每日新聞，專題新聞節目的收視率壓力較小，在題材上可發揮空間較大。但因為仍處於商業台，尚需顧慮收視群眾，藉此

激出創造的動力，更能提升節目的品質。使得「商業台中的新聞節目」一方面可保有發揮空間，一方面也由較高的收視率產生回饋，能獲得成就感。

商業電視台訓練出「說故事的能力」

「我覺得自己不像記者，比較像創作者」陳佳誼自嘲沒有記者的犀利感，工作中最大的心力放在如何呈現主題、組織影像。「我的角色大概介於新聞記者與影像創作者之間」，陳佳誼說，處理專題新聞不需要思考邏輯與分析能力，還要有「說故事的能力」。

在高度競爭的電視台環境中，要如何把故事呈現給觀眾？如何能讓觀眾在匆匆一瞥的瞬間停下輪轉的遙控器？所以故事的敘事方式，包含畫面呈現、破題、起承轉合的「編導」能力更是重要。

陳佳誼認為，這份工作的壓力與樂趣同時在此：短短十幾分鐘內，要表現新聞的理性邏輯、要呈現事件的價值與觀點、更要傳達故事中的感動。新聞工作變成一種挑戰，是一種創作、組合能力，而不只是採訪報導而已。

「我對這份工作的動力在於創作」，陳佳誼說，選擇新聞題材，將種種新聞畫面、事件各方意見去蕪存菁、進行組合，確立出節目主軸與所欲呈現的價值，並創造最大的觀看享受，「這是在商業電視台被提醒與被訓練出的」她肯定地說。



談

專訪陳佳誼

記者工作能深化生命厚度

「短時間內接觸大量、不同的人的生命故事，正是記者工作迷人之處」陳佳誼認為，記者的職業特性，比一般人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透過訪問，短時間內能聽到他人的經驗，從其生命故事獲得感動和啟發。在工作中，陳佳誼面對不同的價值觀，常能促使自己內省，並深化與再確立個人價值。

「你是會被感動的」她說。當記者，有機會聽見世界上更多不同的聲音，對自己的生命會有更深刻的觸發。

媒體工作需要負擔種種壓力。電視製作的技術與流程複雜，壓力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工時長、畫面需求、時間競爭壓力外，還有政治、經濟、人情與雇主勞資等重重層面。陳佳誼說，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的狀態，使她走遍各科診間，這是成就自己喜歡的電視工作所需付出的代價。

實踐專業不免要與現實周旋、妥協

「我抽屜裡還躺著一則已經完成的報導」，辛苦完成的報導，卻因可能得罪廣告主而冷凍著。陳佳誼無奈地說，新聞工作有甘有苦，自己幸運地在商業媒體環境中找到發揮空間，也能在新聞線上獲得心靈層次的啟發與感動，但媒體環境的現實壓力，也時常讓她受到衝擊、感到灰心。

面對現實困境，陳佳誼有時候也會負氣地跟自己說「那我以後就不要批判了」，而沉澱幾天，又會鼓勵自己「還是要找回批判的精神和價值」。她認為談理想、談專業不應該架空於現實外，要談的是「在現實中實踐專業和理想的可能」。

《異言堂》的節目招牌寫著：「言人所異、異人所言」，陳佳誼自己加上一句對自我和團體的期待：「由異觀己」。

新聞工作者，並不是在真空的狀態下跑新聞。面對專業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難免需要周旋，甚至必須妥協。仍在媒體線上努力的陳佳誼還是經常鼓勵自己：「在新聞工作中，批判、檢視他人的同時，也能時常觀照自己所持有的價值是不是已偏離原有的軌道」。

媒體並不是在真空的環境中運作，線上的工作者除了面臨媒體環境的考驗外，更要承擔太多工作現實與專業教條間的兩難。我們更應鼓勵那些試圖突破環境限制、為了實踐理想與專業而努力的新聞工作者。

陳佳誼說：「當記者，有機會聽見世界上更多的聲音，對自己的生命會有更深刻的觸發。」



文／管中祥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

隨著經濟全球化，近年來全球移動人口增加，人口販運問題隨之日益嚴重，身處於世界體系中的台灣也陷於這股風潮。然而，人口販運議題極為複雜，不僅涉及國際關係，也與國家內部的移民政策、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人口販運涉及的角色也相當複雜，包括：被販運者、人蛇集團、司法單位、移民／團體、救援團體等。聯合國對於人口販運的處理，是以人權至上為主要原則，是認為對於受害者的人權必須是有所預防，人口販運的重心，對於受害者應當受到保護、協助與避免處罰受害者。這樣的原則雖為聯合國處理人口販運的期待，但若以此檢視媒體報導的表現，又會出現什麼樣的面貌呢？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接受「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委託，針對台灣五家主要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聯合晚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進行「人口販運新聞」系統性分析，「人口販運新聞監看報告」統計出五家報紙從今年一月至四月共有一零七則「人口販運新聞」，在報導及呈現上，顯露了以下問題。

（一）強調社會衝突，缺乏全觀與結構性探討

五家媒體所選擇的人口販運新聞，偏向社會衝突的新聞，高達所有新聞的百分之八十七，其次則為政策新聞佔百分之十一，而勞資爭議則佔百分之二，這段期間有關人口販運的新聞並未出現有關經濟及文化面向的報導角度。從人口販運新聞類型分佈來看，人口販運新聞偏向個案的細節描述，並未從宏觀、結構、全球性的視野與角度，探討人口販運現象的成因，以及處於不同位置的社會所造成、不同影響。此種報導方式，不僅無法讓社會看見事件的全貌，反而陷入個案的窺視中，並容易對相關當事人造成負面的觀感。另一方面，也因為採取社會新聞的處理手法，也使得此類新聞充滿著衝突、偷窺、奇情的新聞風格。不但無法讓讀者與社會了解事件的不同層次與面向，也無助於相關問題的解決。

（二）偏向官方觀點，缺少當事人聲音

本報告也發現，在人口販運新聞中，媒體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大多偏向官方機構統計佔整體的百分之六十五點五，其中政府機關、官方研究等行政單位佔總體的百分之七點五，

人口販運新聞監看報告
委託單位：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執行單位：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執行期間：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〇〇七年五月
主持人：管中祥
研究助理：黃珊珊、汪倩如、賴彥如、楊玉蘭

假結婚
真賣淫

【蔡進男／台北貴州來】為號召貴州年輕女性來台北當新救世主名貴州戶，才剛過完十八傳的肉肉錢卻全被

警方表示，林慶泉（三十二歲）往大陸貴州，專拐，先偷渡到彭抵台後即被帶往千五百元至三千花名「草」美、身材姣好客人喝酒唱歡還押介費，她

的境遇無論多無奈或令人同情，或者，對社會治安造成影響，一樣是供人觀看的客體。

媒觀講堂

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廿日，每週二晚間六點半至八點半。在YOUTH HUB隆重推出！

秋季涼爽登場！

文／媒觀講堂工作小組

為了讓關切媒體問題的朋友能更深入地「談媒體」，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規劃了一系列共六堂的媒觀講堂課程，希望能增進民眾的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出看待媒體問題時的批判性觀點。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秋季媒觀講堂又開始了。今年春季媒觀講堂以余陽洲老師的「公民出招：化被動為主動」一書為主題，秋季的第一堂課又以余老師的「媒體識讀概論」揭開序幕，不無前後連貫的意味。「公民出招」是知識賦權後的具體實踐；「媒體識讀概論」則是知識賦權的第一步。沒有知識賦權，就無法思索實踐的對策。

春去秋來，媒觀講堂一切從頭，參加講堂的又是另一批關心媒體的朋友，透過一年兩季的講堂傳遞媒體識讀概念，我們也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階層的朋友，有些在NGO團體服務，有些是報社、電視台、傳播公司員工，也有銀行行員，或任職於各種不同領域，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學生。或許這些朋友平日的的生活都有很大的相異之處，但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除了和大部分的閱聽眾一樣每天接收媒體訊息，對於進一步認識、反思媒體還抱有很高的興趣。

在現在的媒介環境下，很難不對當今的媒體亂象感到無力或麻痺，選擇參加媒觀講堂，正顯示這些朋友對於自身的能動性都有所期待，正如余陽洲老師在課堂上所言，報名媒觀講堂，了解更多知識，就是一種行動。這些朋友，在下課、下班後，匆匆忙忙趕來媒觀講堂，雖然忙了一天仍聚精會神地看著投影片，或是低頭在講義上劃記，認真參與的態度非常令人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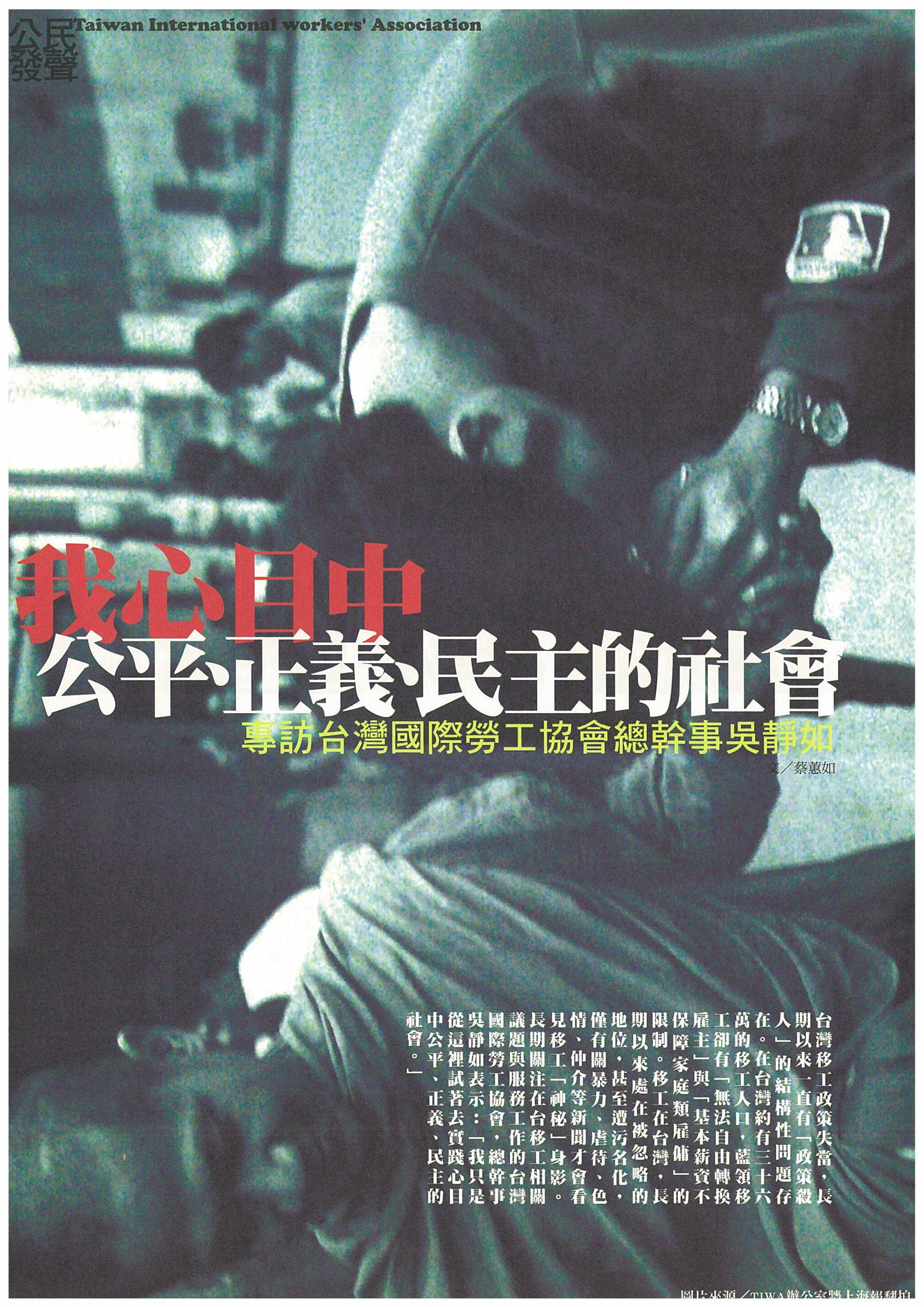
媒體是很多人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們從媒體學習這個世界的規則，但媒體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規則是誰定的？對誰有利？試著解讀媒體訊息，認識媒體的結構，有助於發現更多不被關注的社會角落。因此媒體識



讀課程同時也具有促進公民參與與發聲的間接積極意義。

我們相信仍有許多民眾不了解什麼是媒體識讀，且渴望接觸媒體識讀課程，拿回身為閱聽人的主動權，因此媒觀才持續舉辦媒觀講堂，同時與多所社區大學合作開設媒體識讀課程。媒體識讀的重要性在於，對於媒體的反思與批判性思考，必須成為教育的部分，如此獨立的判斷能力才能向下紮根，且媒體改革的公民運動才會更加壯大。

詳情請洽媒觀講堂網站<http://www.mediawatch.org.tw/bl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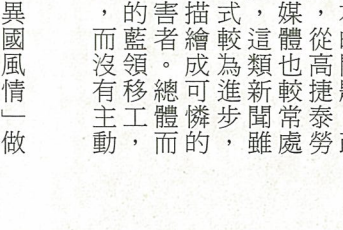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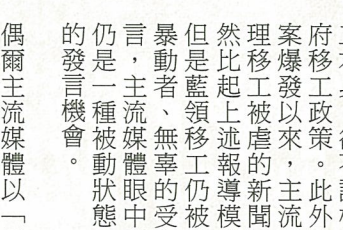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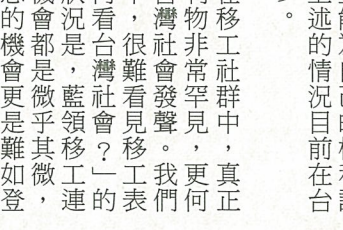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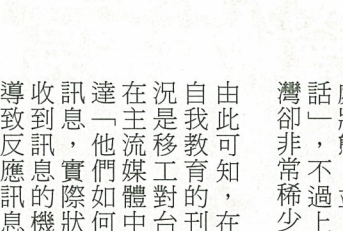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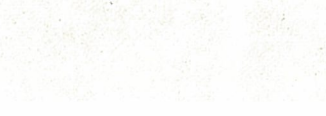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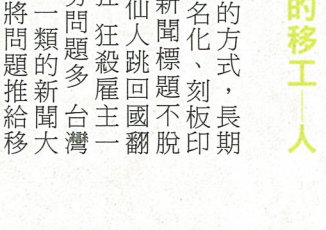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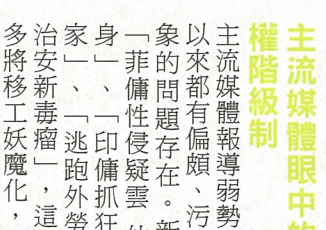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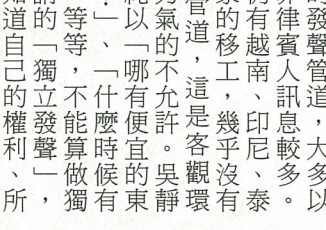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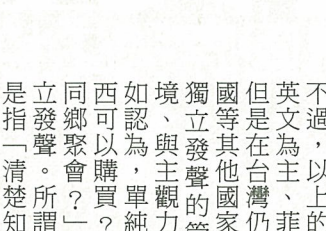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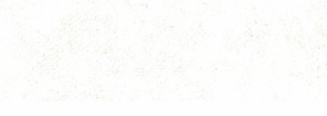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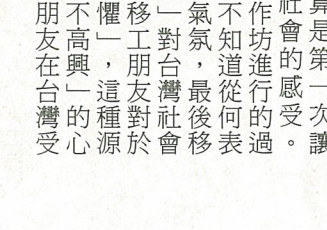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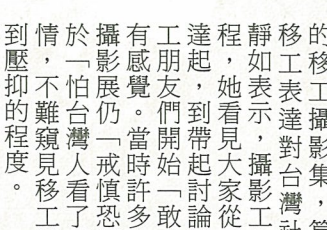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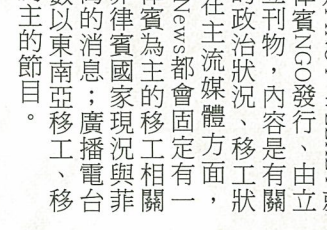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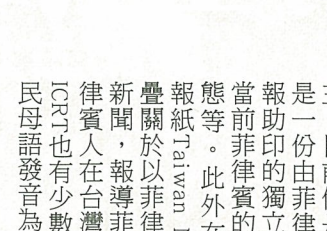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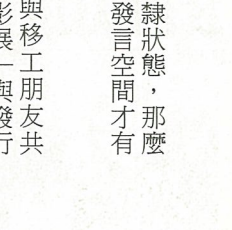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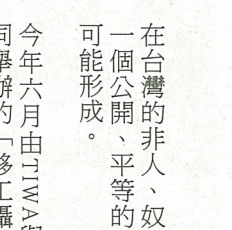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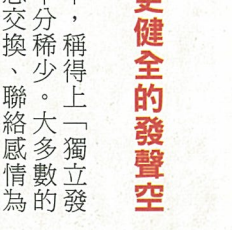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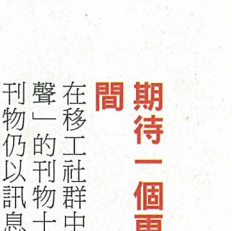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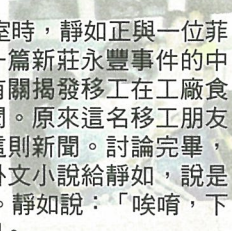


我心目中 公平正義民主的社會

專訪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

文／蔡蕙如

台灣移工政策失當，長期以來一直有一政策殺人」的結構性問題存在。在台灣約有三十六萬的移工人口，藍領移工卻有一無法自由轉換雇主「與一基本薪資不保障家庭類雇傭」的限制。移工在台灣，長期以來處在被忽略的地位，甚至遭污名化，僅有關暴力、虐待、色情、仲介等新聞才會看見移工「神秘」身影。長期關注在台移工相關議題與服務工作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表示：「我只是從這裡試著去實踐心中的公平、正義、民主的社會。」



採訪之外

當我踏入TIWA辦公室時，靜如正與一位菲籍移工用英語翻譯一篇新莊永豐事件的中文報導，那是一則有關揭發移工在工廠食宿狀況很糟糕的新聞。原來這名移工朋友是特地請假來了解這則新聞。討論完畢，他拿出三本嶄新的外文小說給靜如，說是要送給TIWA的禮物。靜如說：「唉唷，下次不要浪費錢買這個。」沒一會兒，那位朋友就告辭了，靜如跟我說，他就是永豐事件裡的其中一位移工，雇主現在給他們一些油漆，讓他們有機會重整原本破爛不堪的環境，他現在就是要趕回去刷油漆。

期待一個更健全的發聲空間

在移工社群中，稱得上「獨立發聲」的刊物十分稀少。大多數的刊物仍以訊息交換、聯絡感情為主。目前像是PINOY WEEKLY就是一份由菲律賓NGO發行、由立報助印的獨立刊物，內容是有關當前菲律賓的政治狀況、移工狀態等。此外在主流媒體方面，報紙Taiwan News都會固定有一版關於以菲律賓為主的移工相關新聞，報導菲律賓國家現況與菲律賓人在台灣的消息；廣播電台GOGO也有少數以東南亞移工、移民母語發音為主的節目。

不過，以上的發聲管道，大多以英文為主，菲律賓人訊息較多。但是在台灣仍有越南、印尼、泰國等其他國家的移工，幾乎沒有獨立發聲的管道，這是客觀環境、與主觀氣的不允許。吳靜如認為，單純以「哪有便宜的東西可以購買？」、「什麼時候有同鄉聚會？」等等，不能算做獨立發聲。所謂的「獨立發聲」，是指「清楚知道自己的權利、所處狀態，並且能為自己的權利說話」，不過上述的情況目前在台灣卻非常稀少。

由此可知，在移工社群中，真正自我教育的刊物非常罕見，更何況是移工對台灣社會發聲。我們在主流媒體中，很難看見移工表達他們如何看台灣社會？「的訊息，實際狀況是，藍領移工連收到訊息的機會都是微乎其微，導致反應訊息的機會更是難如登天。另一方面，藍領移工在台灣的工作、生活狀況，幾乎都有結構上的問題，如此更難去關心、表達有關台灣社會的其他議題了。靜如認為，若非先解除移工

在台灣的非人、奴隸狀態，那麼一個公開、平等的發言空間才有可能形成。

今年六月由TIWA與移工朋友共同舉辦的「移工攝影展」與發行的移工攝影集，算是第一次讓移工表達對台灣社會的感受。靜如表示，攝影工作坊進行的過程，她看見大家從不知道從何表達起，到帶起討論氣氛，最後移工朋友們開始「敢」對台灣社會有感覺。當時許多移工朋友對於攝影展仍「戒慎恐懼」，這種源於「怕台灣人看了不高興」的心情，不難窺見移工朋友在台灣受到壓抑的程度。

主流媒體眼中的移工人權階級制

主流媒體報導弱勢的方式，長期以來都有偏頗、污名化、刻板印象的問題存在。新聞標題不脫「菲傭性侵犯雲 仙人跳回國翻身」、「印傭抓狂 狂殺雇主一家」、「逃跑外勞問題多 台灣治安新毒瘤」，這一類的新聞大多將移工妖魔化，將問題推給移工本身，卻不論根本的問題：政府移工政策。此外，從高捷泰勞案爆發以來，主流媒體也較常處理移工被虐的新聞，這類新聞雖然比起上述報導模式較為進步，但是藍領移工仍被描繪成可憐的暴動者、無辜的受害者。總體而言，主流媒體眼中的藍領移工，仍是一種被動狀態，而沒有主動的發言機會。

偶爾主流媒體以「異國風情」做為基調，報導移工原生國的文化習俗，像是潑水節、齋戒月等，但在這種新聞報導中，也多用驚奇、窺視、嘉年華式的模式加以呈現，而這些新聞內容雖然與移

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九日

我要休假大遊行 2007國際移工大遊行

集合時間與地點：

12月9日，下午13：30，捷運忠孝復興站2號出口

路線：

忠孝復興站 → 忠孝東路 → 光復南路 → 國父紀念館

所有的勞工，不分工種與國籍，都應有基本的勞動權益保障！！
台灣移工聯盟（MENT）懇切地邀請你加入我們！

連絡電話：02-25956858

加入TIWA後援會！一起創造理想的公民社會

後援會是TIWA決定減少對官方資源的依賴，希望與在地社群建立關係，尋找資源的新嘗試。讓我們得以撐起一個空間，作為力量集結的基地，也作為移工的中途家園。

如何加入：

1. 向本會工作人員告知您的入會意願

聯絡人：曾涵生02-25956858

0912-143038電郵：laury.

tseng@gmail.com

2. 透過電子郵件者請留下您的基本資料：姓名、聯絡電話與地址、捐款方式。

3. 本會將自隔月起向您收取每月500元捐款。

相關資訊請洽TIWA網站<http://www.tiwa.org.tw/>

迂腐的結構比遇到一個壞雇主更可怕

「其實好的雇主並不少，但是由於政策的限制，導致雇主想對移工好都沒辦法！」靜如認為，就是嚴苛的政策、法令，不人道地對待移工。她同時也相信，在臺灣的每一個人都容許奴隸狀態存在於此，而移工在台灣處在半奴狀態，就是大家的責任。

一般人工作，若與老闆、同事處不好，大可提出辭呈、不幹走人。但是移工在台灣卻無從選擇，無論是雇主剝削、虐待或是不合，移工都只能默默忍受地做下去，因為法令規定「藍領移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除此之外，也少有移工有辦法說：「我不做了，我要回國。」因為絕

工有關，卻切斷了移工與台灣文化之間真實面貌。這種刻意的忽略、切斷台灣在地聯帶的播報，目的就是欲將移工劃分為「異國的他者」，更加表達「我們」與「你們」的不同之處。靜如認為，主流媒體忽略了移工在台灣各種狀態就是一種特別的文化，多一點這方面的呈現，有助於台灣人以同理心、平常心去看待移工朋友。

靜如舉例日前發生「外籍人士郵件被蓋入聯章」的新聞事件。在新聞中，我們看到一位白領外籍人士（托福考試名師）義正嚴詞表達個人言論自由權益被侵害的憤慨。對比於藍領移工卻沒有能力去感知這件事的重要性。客觀環境在語言上的隔閡與刻板的歧視，讓靜如大嘆：「人權因階級而不同！」

大多數的移工為了可以來台灣工作，都先抵押借款給黑心中介，若貿然回國，不僅等於「做白工」，還必須面對還一輩子都還不清的債務。

最近一則「外勞自行轉換雇主年底實施」的新聞並未讓靜如感到開心。「除非有真的公文，否則我才不信呢！」靜如以認真真的口氣表示。早在過去勞委會、移民署就會對外宣稱「外勞可以由轉換雇主啊」，但是明眼人都知道，這是政府一貫敷衍手法，因為移工可以轉換雇主的條件是：除非雇主倒閉或死亡。此外，每當國際ZCO團體指責台灣移工政策不人道時，相關機構都會避重就輕地回應：「XX個案和OO個案已經處理。」但是，問題並不在個案，而是結構！

「為了想要工作而被迫積欠的債務」成為移工心中的負擔。甚至有些移工一面照顧雇主家中重病的長輩時，想到自己家鄉病重的父親卻無人照顧；或是已有小孩的移工，心想著自己在異鄉照顧別人的孩子，家鄉的孩子卻沒人照顧的矛盾心情。這些被壓抑的心情都是無法發洩的，客觀環境顯示出「只要表現不好，就有可能被遣送回國」的狀態，導致移工不斷隱忍自己的情緒，這也是為什麼宗教對於移工來說，有這麼重要的地位。

如何成為一個人

面對當前移工在台灣困境，靜如認為，唯有改變移工政策、對政府持續施壓，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才可能形成。一方面必須長期奮戰不公的結構；另一方面

面就是培養移工說話的能力、反身思考的能耐。這並不是說移工不會說話、不懂思考，而是他們在台灣社會長期被壓迫以來，已經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有情緒起伏，唯有默默忍耐、將事情做完，錢才有可能還清、家鄉的人才才有辦法生存」變成移工在台灣的生計之道。

TIWA的工作項目有許多層面，但是最終的目的就是「追求公平、正義、民主的社會」，在這個概念下，移工必須脫離奴役狀態，成為一個獨立發聲的人。其中，在個案裡，讓移工朋友可以獨立面對這些痛點，慢慢沉澱後，再尋求抵抗，鼓舞他們去面對這些困難問題的能力；此外，舉辦遊行、向政府施壓也是其中一種必須長期持續的奮戰；最後，除了讓移工逐漸掌握發聲權，持續對抗政府不合理的政策之外，也必須尋求台灣在地人的了解與認識。持續在這三方面耕耘，就是TIWA目前最關注的事。

《中山拜拜》的中文解說，就是針對台灣民眾所設計的。內容介紹中山區菲律賓移工最常聚集的幾個地方，包括食衣住行，導覽手冊的設計目的，就是希望台灣大眾可以拋開對這個區域的神秘面紗，親自到這裡走一走，不僅可以品嚐道地的菲律賓美食、享受傳統按摩，更可以藉此認識、了解菲律賓移工文化。靜如表示，可以來這裡的移工，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因為他們有正常休假。在這個特殊移工文化地景中，親身的參與可以使我們面對面的方式，直接認識這群移工朋友們！

TIWA總幹事吳靜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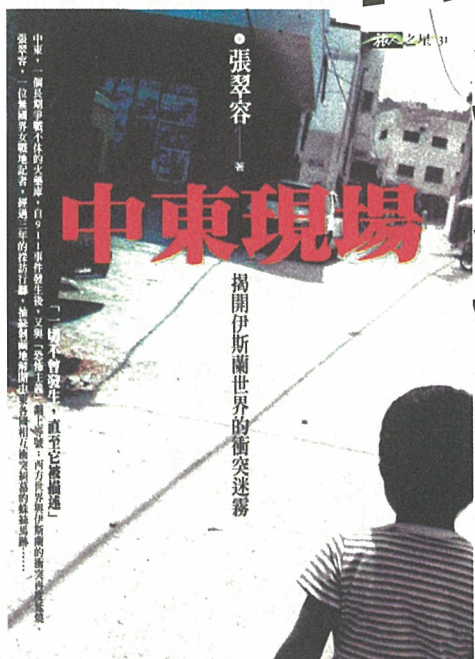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兩架民航機在世界的注目下直接衝破雙子星大廈，造成全球轟動。「恐怖份子」成為穆斯林的代名詞，「恐怖主義」成為中東所有激進組織的宗旨，「反恐」則是許多國家熱切強調的話題。但追根究底，似乎就只是因為——「美國指稱他們是恐怖份子，我們也就跟著這樣說。」

本書作者張翠容，是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她在第一本著作《行過烽火大地》中，即以戰地記者的姿態深入許多動盪不安的地區，如阿富汗、印尼、東帝汶及越南等，完成一部發人深省的程度報導。第二本著作《大地旅人》則是以散文的筆法，紀錄旅途中所遇見各式各樣小人物，除了感性的抒發，亦對「記者」角色所應承負的道德責任檢視一番。

二〇〇六年，張翠容再度走訪故地，在《中東現場》裡為我們剖析中東複雜局勢的來龍去脈，及各個組織的興衰流變。從現代伊斯蘭主義的起源——開羅出發，至衝突核心——巴以現場，書中詳實紀錄作者訪談哈瑪斯領袖，及探訪阿拉法特總部的經過；黎巴嫩南部、敘利亞戈蘭高地與以色列之間的糾葛，還有美軍進攻伊拉克的政治角力，在作者實地走訪後，皆化為灼見真知的文字。

訪問過程中，作者直截了當的問許多激進組織的領導者：「西方

中東現場



馬可李羅出版社
作者：張翠容
二〇〇六年
一月十六日出版

文／許家雋(媒觀志工、元智資傳系學生)、陳琬尹(媒觀志工、師大公民教育系學生)

國家視你們為恐怖份子，你們如何看待？」讓鮮有發聲機會、或是一發聲便成為恐怖宣言的組織替自己澄清，沒有灑狗血的激情演說，每個領導者娓娓道出他們所追求的信念。其實就如同美國與以色列，敵對的雙方都有初衷，都有狗急跳牆的激烈手段，作者不是要我們同情／支持所謂的「恐怖份子」，而是當大部分的人都將矛頭指向某方時，我們是否能先理解其中的原委，再選擇立場？作者指出，如果不懂歷史的脈絡，只憑來自媒體的片段資訊，民眾很容易認為這些激進份子「活像是一群天生殺人狂」。

談到立場，作者在此書中表明反對戰爭，鉅細靡遺地分析歐

美及中東強國背後的利益掛鉤，進而譴責。或許有人會質疑，是否報導的「中立」界限模糊、記者的「客觀」思維崩解。不過，她在自序中表示：「有些人以為各打五十大板就叫客觀，但我終於明白，應該要打八十板的，就打八十板，四十板的，就四十板。」深入戰地前線的張翠容，與當地居民、駐軍、記者長期接觸，除了深知當地民情，更同許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一起經歷了戰爭的殘酷，寫下歷史的悲哀。

本書中，作者特別用一個章節——「文學：政治 阿拉伯的藝術家」，訪問巴勒斯坦、敘利亞的詩人，和伊拉克的作家和畫家；如果說伊斯蘭的行動組織，是利

用外顯的激進手段來堅守家園，那麼阿拉伯的藝術家，則是利用溫柔的詩句與畫作，撫慰眾人漂泊的渺茫感，給予同胞真摯的擁抱與歸屬。她並引述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的詩句：「我學會了拆毀所有的字句，而只去建構一個字：家。」

最後，本書以「和平運動在中東」作結，讓我們看到在亂世中，敵對的雙方還是有相愛的可能。並有那麼多人願意不辭千里，來到這塊烽火大地為和平付出；彷彿前面烏煙瘴氣的失落，就此要露出一些曙光。然而，不知道還要多少時間，我們才能化解以巴的世仇，化解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誤解，並打破大國以反恐之名、行強取石油之實的謊言。「畢竟這本書只是一個開始，」張翠容寫道。

走過世界各處紛擾之地，但張翠容從來不是一名會讓自己置身事外的記者，她書中所訪問的，大多都是平民，而非只見的到官方或權貴的觀點。她在印尼排華暴潮中親身前往動亂地區，在伊拉克戰爭前夕跟著和平團體衝上前線當人肉盾牌，這似乎跟新聞學理中，記者該保持的「超然不介入」有所違背；然而，若非親身經歷、與當事人患難與共，又怎麼能傳達出人民的聲音、寫下真正的事實呢？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在越南和印尼，兩位歷經動亂的華人婦女，不約而同地向張翠容這麼說過。也許，這才是人民心中，對記者職責的真正期盼吧。

七月

一日 出席並協辦群園基金「Young Club」台中市青少年論壇「活動」主題：「少年！你可以做個有力量的閱聽人」。

出席原住民電視台「部落面對面」節目錄影。

二至四日

「卯上主流」媒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二〇〇七夏」。

五日

出席和平基金會營隊演講「社會改革與媒體」。

十日

非凡電視台與觀眾有約節目錄影。

出席「數位時代下的產業發展及新聞傳播教育」學術研討會。

十一日

至淡海扶輪社演講「媒體防身術——如何解讀新聞」。

十二日

出席雲林縣土庫國小、褒忠國中友善校園活動，演講「從媒體談學生輔導與討論」。

十六日

二〇〇七年第三季兒童暨青少年優質節目創新高新聞稿。

廿日

兒少連線：蘋果日報媒體識讀工作坊。

媒體觀察專刊第六期出刊。

卅一日

出席原民會原住民電視台會議。

八月

九日

「人口販運監看報告」會議。

十五日

《媒體論壇》環評大會搞戒嚴？資訊公開行不行？從環保署環評大會驅逐媒體清場談起。

參加「國際同步聲援慰安婦運動大遊行」。

十七日

兒少連線：自由時報媒體識讀工作坊。

廿日

九十六年度第四季國人自製優質兒少節目徵件開始。

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

廿二日

「人口販運監看報告」會議。

廿四日

與音樂展演協會合辦「金曲獎總體檢」座談會。



媒觀行腳

整理／吳儒佳

廿八日

協辦「誰擁有台客？從台客商標事件談起」座談會。

廿九日

出席衛星電視公會新聞諮詢會議。

兒少連線：中央社兒少新聞媒體識讀工作坊。

卅日

出席台北市文獻會視察台視影音資產。

卅一日

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媒體改造學社共同發起「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說帖記者會。

九月

六日

公民媒體改造聯盟會議。

媒體觀察基金會將在社區大學開設「媒體識讀」的課程新聞稿。

七日

「Happy Together」媒觀同學會。

九十六年度第四季國人自製優質兒少節目推薦截止收件。

十日

至板橋社區大學宣傳媒體識讀課程。

十二日

板橋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別讓媒體綁架孩子，解開螢幕背後隱藏的「秘密」之一」。

緊急聲明！社運界聲援樂生！譴責北縣警違反比例原則，要求行政院兌現政治承諾。

十三日

出席鐵馬影展座談。

十四日

「二〇〇七秋季媒觀講堂」報名開始。

十七日

「小小媒體觀察家」網站成立新聞稿。

十九日

板橋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別讓媒體綁架孩子，解開螢幕背後隱藏的「秘密」之二」。

廿一日

出席和平影展座談。

公民媒體改造聯盟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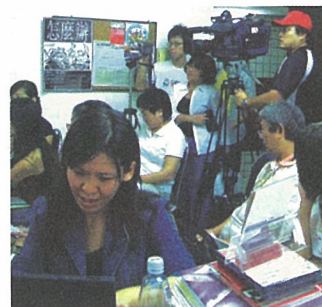
ZCC大小眼！偏愛財團！藐視人民！我們對ZCC傾向業者表達強烈抗議！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共同聲明。

廿六日

板橋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別讓媒體綁架孩子，解開螢幕背後隱藏的「秘密」之三」。

出席「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公聽會。

MEDIAWATCH ON THE ROAD



贊助媒觀・改革媒體 讓我們一起鬥陣相挺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十號六樓之一

電話：02-2364-3062 傳真：02-2364-3032

郵政劃撥帳號：19419651